

通志臺經解

仁12
141
141



門 12
詩 1411
卷 141



毛詩指說

唐成伯瑜述

興述

解說

傳受

文體

興述第一

王澤竭而詩不作者謂幽厲之後周室大壞不能賞善罰惡諷刺無益故也詩樂相通可以觀政矣古之王者發言舉事左右書之猶慮臣有曲從史無直筆於是省方巡狩大明黜陟諸侯之國各使陳詩以觀風又置采詩之官而主納

毛詩指說

通志堂

之申命瞽史習其箴誦廣聞教諫之義也人心
 之哀樂王政之得失備於此矣然詩者樂章也
 不起鴻荒之代始自女媧笙簧神農造瑟未即
 音曲然乎文詞然嬰兒有善則鳳自舞其來尚
 矣夫人樂與天地同和後代聖人從而明之耳
 上皇道質人無所感雖形謳歌未寄文字俗薄
 政煩歌謳理切六代之樂同功異用前者超忽
 莫得而傳虞舜之書始陳詩詠五絃之瑟以歌
 南風其文詳也自殷周洎於魯僖六詩該備而
 運鍾治亂時有夷險感物而動人之常情升平

則聞雅頌之音喪亂惟陳怨刺之作故何休云
 男女怨恨相從而相歌之飢者飽其食勞者歌
 其事是也使老而無子者求詩於巷黨之間聞
 之於鄉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國升於王王不下
 堂而知率土之勞逸矣初周公制禮以著樂章
 雅頌之音播於管絃薦於郊國而太師主職及
 天厭周德禮壞樂崩春秋之際舊章泯絕司馬
 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通於義
 者采而錄之遠自稷契之功次取殷周之盛次
 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用關雎為首奄有邦

家而收牧馬之類凡所刪定三百一十有一篇
 合於宮商書之玉版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范甯
 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其
 言近之矣夫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
 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又遭暴
 秦並為煨燼而詩同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
 唯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為殘滅詩者溫柔敦厚
 之教曰思無邪若不繼跡王業何得謂之為雅
 三代之封建九土星分六服諸侯唯存十五國
 而已荆徐吳越僭竊名位杞莒邾滕雜用夷禮

江黃道栢陷於楚服不與諸夏同風蓋亦沒而
 不取也 德薄而淺自取削滅者夫復奚言焉

解說第二

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
 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鄭玄云詩者
 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
 梁簡文云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
 見其懷抱者在辭為詩在樂為歌其本一也
 故云作好歌以訊之是也詩人先繫其辭然後
 播之樂曲大康之亂五子之歌文近於詩載於

夏典殷湯之盛而有頌聲文武克成王業周公能致太平四始六義煥然昭著幽厲板蕩則變雅著自茲以往美刺相雜矣

諸侯之詩謂之國風校其優劣以為次序周召二南之風聖人之詩以為正經故處眾國之首邶鄘衛居殷之舊地畿內方千里比諸侯為大故次二南黍離謂王風歎宗周之傾覆卜洛之地不過六百既狹於衛用以次之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於王室故次王風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加太公之後

地居五百小於王國亦次鄭魏國為晉獻公所滅晉滅同姓見貶故升魏於晉之上晉唐叔受桐葉之封地有四百既小於齊又居魏後秦雖處西戎能救周室平東遷之後以豐鎬之地賜之周畿之內地方八百比晉則為不可故宜次之陳本侯爵雖備三恪之裔至於哀公荒淫不恤民事故劣於秦是用次之檜子爵昭公奢侈好任小人土地侵削故居檜後幽詩是周公遭流言之作且以救亂別繼公劉故處國風之後列在小雅之前也

王者之詩謂之雅王政之事大小不同歌小事
 用小雅歌大事用大雅大雅所陳文王之詩受
 命作周伐殷繼代保先王之福祿崇嚴配之廣
 孝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及四海仁及草木皆
 天子之大政也小雅周公成王之詩享食賓客
 勞來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衛中國天子
 之小事也國風是諸侯之事不得分為大小頌
 是成功之美其事本無大小 正風正雅頌聖
 人之詩 為變風雅既有正頌亦有正
 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為正風直言其德而

無美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為正小雅文王受命
 至卷阿為正大雅清廟至般為正頌也然頌聲
 從風雅而來故二南之風為正繼變風之作齊
 衛為始齊哀公當懿王之時衛頃公即夷王之
 代有正即有變風雅既有變頌亦有變自王衛
 至幽詩為變風自六月之詩至何草不黃為變
 小雅自民勞至召旻為變大雅風雅之變自幽
 厲尤甚魯殷為變頌多陳變亂之辭也
 聖人不合稱變為惑於流言避居東都用陳先
 公之化感悟成王然後迎周公以致太平故同

於變風猶不得為變雅也。頌者本為太平盛德之事，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和樂興而頌聲作矣。在天子之德，諸侯所致，魯以周公，故用四代禮樂，同於天子，亦得郊天。僖公又能修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土宇，故錄其詩之頌，繼周王之末。詩者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此詩陳聖人之德，為功用之極，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正由此始也。

風賦比興雅頌，謂之六義。賦比興是詩人制作之情，風雅頌是詩人所歌之用。諸侯稟王政風化，一國謂之為風。王者制法於天下，謂之為雅。頌者容也，賦者敷也，指事而陳布之也。然物類相從，善惡殊態，以惡類惡名之，為比。墻有茨，比方是子者也，以美。美謂之為興，歎詠盡韻善之深也。聽關雎聲和，知后妃能諧和，衆妾在河洲之濶，遠喻門壺之幽深，鴛鴦于飛，陳萬化得所，此之類也。

周者地名，周之先本自后稷，始播穀堯封之，邰

世傳其稷官至曾孫公劉當夏之衰世乃失其職居豳豳即邠也在我狄之間能修后稷之業至殷為我狄所迫扶老携幼而從於周周即岐山之南人皆歸之卒成王業太王之子季歷殷王帝乙之時受命於雍州東西之伯而文王由江南汝漢之諸侯梁雍荆徐揚蔡六州已被文王之化天下三分有其二矣而猶服事於殷文王述職行至於豐受赤雀銜書之瑞兼決虞芮之訟以此為受命之年築室於豐將岐周故地賜周公召公為食采邑使施先君之教其詩繫

之周召二公行教自岐而南六州之民其性不
 等得聖人之化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謂之召
 南太王王季厚於仁賢文王在諸侯之中而行
 王化顧云道隔東鄰三方自絕於日月當此之
 時西有昆夷羌戎之患北有獫狁匈奴之難東
 阻獨夫之紂其化始自岐周漸於江漢時屬關
 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狄而居之也
 詰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
 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
 有意義與爾雅一篇略同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戚施面柔也籩條口柔也無念念也之子是子也此謂之訓也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為傳出自己意即為注起孔安國注化書稱之為傳但非經之書亦謂之傳況義乎何晏杜元凱名為集解蔡邕注月令謂之章句范甯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為學鄭玄謂之箋亦無義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亦與義同今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

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詩人見序下有注又云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為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

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所加非子夏明矣箋者表也毛公之傳精所滯隱及不曲盡義類重表明之或云毛曾為北海太守玄即北海高密人也以爵里之隔致有禮讓文儒之道其不然乎

篇章之名久矣篇言編也古者無紙籍書於簡亦謂之編簡策重大則分之雅頌章數亦謂之什大略蓋以十章為一別耳詩是歌辭皆有曲音故章字音下加十亦是其義軍法十人為什因言成句亦謂之言思無邪三字之句故謂一

言以蔽之續有後語以繼之如途巷之有委曲乃謂之句故學記云離經絕句是也頌中無十篇亦謂之什者後人因加之

以關雎為目者引羣連類也關雎一名王雎亦鷓類也江東謂之鷓幽燕謂之鷓好在水渚汀洲食魚此鳥雄雌之情至甚厚矣然不雙飛並偶不於人前退在河渚之間亦常獨處以喻后妃性行貞專居幽慎獨深悅君子不以容色相授退處閨闈以禮自持而無妬忌諧和衆妾后妃必能知此可以風化天下之人也使夫婦有

禮則至性純和生子必孝孝則父子自相親愛
 事君必忠忠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禮行天下此
 是因后妃之本成王化之端也
 后妃者王者夫人之號后者君也尊親也又后
 者後也六宮皆居天子路寢之後則百斯男
 繼後嗣也顓頊之時未聞后妃之號帝嚳始序
 星辰象天官后妃有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即
 后也餘三者以為妃即三夫人也舜不立正妃
 唯置三夫人也後世就一人上又加其二為三
 夏后氏因三夫人置九嬪掌婦人之法度殷人

於九嬪之上又加其三二十七世婦廣其子孫
 繼世不絕之名周又因世婦加置八十一御女
 為百二十人次序而進侍王之燕息后即古之
 正妃不在數中其內職皆擬外官三夫人比三
 公九嬪比九卿二十七世婦比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御女比八十一元士此周公之制王治外
 政后修內職
 龍麟鳳龜白虎為五靈之長乃聖王之嘉瑞升
 平之世王者有德應期而至若后妃行關雎之
 化天下信厚守禮至衰微之世猶如龍麟至之

時關雉之德能感麟者也趾者足也皆有足而能至也以五行言之禮屬南方火信屬中央土火則生於土循其母則感其子而應至麟者屬信而應禮也其形似麀麀即大獐也似牛一角角頭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黃色圓蹄音中黃鐘行中規矩不折生草不害生蟲不羣居不侶行如君子之不黨也不入窞陷如聖人有周身之防也周室信厚仁及草木政之所應也鵲巢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義屬西方金毛蟲長亦不害生物應至信之德亦是土生金

也天子蒐田以時雖馳五犯一發而止不忍殺傷思欲騶虞也關雉所感即后妃之化行也鵲巢所感亦夫人之化行也不云夫人者亦從略也天子發射不至於五喻取賢多也

傳受第三

傳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古之學者口相師受或文字假借言音有殊各自專門是生同異而秦季焚書之後故名有魯詩韓詩毛詩齊詩四家之說

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天下莫有挾藏詩書者漢文始除焚書之令又河間獻王多得古書獻之景武之世方徵

儒術典籍亦多或藏之於屋壁

或得之於巖穴自此而興焉

交俱受詩於浮丘伯

丘伯齊人秦時諸生本荀卿門人呂太后召入南宮說詩又遣太子郢與申公

俱詣長安終其業及郢為

楚王又使申公傳太子戊

傳即義注也申公作詁訓不能解詩之意號曰魯詩教於鄉里弟子為

大官博士者十有餘人王臧官至郎中令趙綰御史大夫孔安國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魯賜東海太守皆弟子也

武帝以安車蒲席輪徵申公拜

太中大夫時年八十餘矣

秦時博士官猶有三千人如今太學生耳得進難者皆年老居

家恐不能至以蒲席裹車輪而徵之安車小車皆坐乘駟

馬之車則立乘古之老臣未聽致仕者適四方乘安車

申公授

江公

瑕丘人江公授韋賢賢授子玄成

並為丞相扶陽侯玄成傳

凡子賞

賞以詩授昭帝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江公又傳至王式

式為博士

傳褚少孫及薛廣德

廣德為御史大夫少孫沛人為博士又續司馬遷史記號褚先生廣

德授龔舍

舍楚人為太山太守

齊人轅固生

漢景帝博士後為清河太守

為詩

作儻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

始昌為昌邑王太傅

始昌授石

倉

東海剡人

倉授翼奉

下邳人為諫議大夫

又授蕭望之

巨衡

子咸又

衡授師丹

琅邪人為大司空

後漢陳元方亦學

齊詩燕人韓嬰

漢文帝時為博士後為常山王太傅

廣推詩意作內外

傳數萬言號曰韓詩其孫商亦以詩為博士准

南賁

音肥

生初受之好韓詩燕趙之間賁生傳河

內趙生

趙生傳蔡誼

誼亦為丞相

及王吉

琅邪人昌邑中尉益

魯人毛公

於其家作詩詁訓故曰毛詩

州刺史亦

又齊詩

剛詁訓又注詩義總名之

河間獻王見而深好之

詁訓傳一云河間人也

通志堂

趙人毛萇傳其業號小毛公為獻王博士在漢

朝故毛詩不列於國庠唯齊魯韓三家得立學

官大學諸生小毛公傳同郡貫長卿長卿傳齊人

解延年延年阿武令授徐敖敖為風亦學於江公以詩別傳王式教授陳

俠九江人王莽時講學大夫始自仲尼刪詩以授子夏故子夏作

關雎大序及諸篇小序歷四傳至大毛公一云子夏授魯

時毛詩始立興於齊梁迄於皇唐齊詩無人魯

詩沒而魏晉不播江左韓詩雖存無傳習之者

後漢鄭眾賈逵馬融皆作毛詩傳鄭眾河南人官至大司農父與中大夫注周禮達字景伯為仲父徽字元伯潁陰人作左氏條例自

鄭玄作箋而三家之傳廢矣魏太常王肅又述

毛公義而駁鄭氏之非晉孫毓為詩評十卷論

毛鄭王三家異同毓北海人為長沙太守宋徵士周續之及雷

次宗並作詩序義續之雁門人也與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次宗於雞籠山授南齊太祖江熙

謝沈各注二十卷沈會稽人東晉時為著作郎陸璣作草木疏二

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

迷悟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璣字元恪吳郡人自天太子中庶子烏程人

崔靈恩撰諸家集注二十四卷靈恩梁桂州刺史沈重及

徐爰作音義重吳興人爰至大中大夫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

鄭玄又述詩意兼國風土地氏族作詩譜一卷

近代集諸家平興理致淺薄者恐非警策之
要不復遍舉也又有解題一卷

文體第四

虞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此君臣戒歌詩之
漸也詩發於言言繫乎辭裁成曲度謂之文章
引而伸之以成歌詠歌有折中音有清濁音律
相諧即樂之用也發一字未足舒懷至於二音
殆成句矣頌中有肇裡二字是也三言成句夜
未央綏萬國思無邪振鷺終篇是也四言成句
其類滋多五言成句者誰謂雀無角是也六言

成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七言成
句如彼築室于道謀不敢効我友自逸我生之
初尚無造是也八言成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是也不至九字十言者聲長氣緩難合雅章文
篇之大小依章之多少或一章為五篇烈祖玄
鳥是也或二章為一篇騶虞渭陽是也多不過
正月之詩又桑柔十六章是也句之內少者芣
苢於二句耳多者載芣之詩三句一闕宮
三十八句不過於是也或重章共一事采蘋
是也或一事而有數章甘棠之詩是也又首章

同而未異者東山之詩是也首章異而未同者漢廣之詩是也及乎辭餘語助者詩書同有之已焉哉謂之何哉之深也俟哉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為助者藹之深也其樂只且美之深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椒聊且遠條且且與只皆助語也用矣字為助者出自口矣顏之厚矣用之字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也用也字者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用其字者夜如何其亦助語也用止字者征夫勞止女心傷止用者字者有翩者

離有芄者狐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是也又以語助連正韻者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思而皆助語也用兮字者多處一句之下少處一句之中美目盼兮儀既成兮又曰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為兮是也日居月諸亦助語也詩韻乖者聽音同於遠響不甚切也詩人之才有短長言之直者取辭達而已矣事之長者歌之難盡不思章句之繁此皆詩之體泊乎六國喪亂弘多哀傷深寄於騷

文怨刺不關於上國前代尚質辭豔意極乎裏
 言皆抱樸後來英彥各擅文章致遠直尚於輕
 浮鈎深曲歸於美麗蓋餘勇可賈逸氣難收分
 鑣猶昧於漢初雜體發揮於魏始於是辭有
 詠為引為行悲憤則謠吟退効古寓言感興即
 事陳情今古不同未知其極斯則變中之變也
 雖無羨刺之目並屬詩家之流故備論之耳

毛詩指說

後學 成德 校訂

唐成伯瑜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於
 本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敘作詩大旨及師
 承次第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擷
 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
 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
 更訪斷章合為一帙蓋久而未獲乃先刊指
 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乾道壬
 辰三月十九日建安熊克記

右毛詩指說四篇一與述二解說三傳受四
 文體合為一卷唐成伯瑜撰後有建安熊子
 復跋尾蓋乾道中嘗刊于京口者唐以詩取
 士而三百篇者詩之源也宜一代論說之多
 乃見於藝文志者自毛詩正義而外惟成氏
 二書及許叔牙纂義而已成氏斷章二卷許
 氏纂義十卷今俱無存惟是編在耳不可不
 廣其傳也

康熙丙辰三月納蘭成德容若跋

鄭氏詩譜

歐陽脩補亡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
 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
 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
 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
 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
 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
 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
 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
 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

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周 召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穠矣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芣

邛綠衣終風

衛考槃擊鼓

衛碩人凱風

右燕公右州吁

邛雉

邛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右戴公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三乘舟

衛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冥

衛牆茨

庸偕老

桑中

鶉奔

北九蘭

右憲公

修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
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
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頃侯立當夷
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於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
者六次於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四君至於
君角為秦始皇帝所滅鄘桓桓衛淇與已解於左

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
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
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 鄭

夷王厲共和宣幽平桓莊釐惠

羔裘 桓公 桓公 裘 莊 昭 昭 厲公 厲公

素冠 莊 仲子 厲公 子疊 東門 文公

隰有萋楚 繼 畬 有女子 儀 蔓草 溱有

匪風 右武公 大叔 右昭 扶蘇 右厲公 右厲公

右檜 羔裘 褰裳 攈兮 清人

詩大義昔

通志堂

無世

遵路有厲公狡童

右文公

次其

女曰

丰

詩在

有襄

東門之墀

夷厲

風雨

之際

子衿

揚之水

有鑿

修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於鄭立三十五年為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於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自穆公已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

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襄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於桓世

齊

懿孝夷厲共和宣幽平桓莊

哀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胡公

懿公

厲公

釐公

襄公

南山

雞鳴

武公

文公

還

成公

虞令

著

恭

敝笱

東方之日

載驅

東方未明

猗嗟

右哀公

修據周武王封大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八十君至於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自桓公已下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康公貸為田和所篡

魏

平桓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薺間

伐檀

碩鼠

右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靖侯 僖侯 殤侯 文侯 鄂侯 晉侯 晉侯 獻公

詩本義音

七

通志堂

僖侯

獻侯

文侯

昭侯

小子侯

武公

葛生

穆侯

孝侯

哀侯

無衣

采芩

殤侯

鄂侯

晉侯

有林之杜

蟋蟀

宥樞

右僖侯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鵠羽

右昭侯

修據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熒立改為晉侯
 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
 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
 君至於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
 又十九君至於靖公為韓魏趙所滅

厲共和宣幽平桓莊釐惠襄

秦仲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武公

德穆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靈公

德公

宣康公

駟鐵

出公

成公

晨風

小戎 武公

穆公 無衣

蕞葭

渭陽

終南

權輿

右襄公

右康公

修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變風始作凡十一君至于康公有詩者三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

共和宣 幽平桓莊釐惠襄 頊

幽公 釐公 武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共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文公 厲公 宣公 穆公 襄公

宛丘 衡門 平公 桓公 莊公 共公 株林

東門之枌東門之池 防有鵲巢 澤陂

右幽公 東門之楊 月出 右襄公

右釐公

右襄公

修據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次於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共公

共公

僖公

侯人

昭公

鳩鳩

共公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修據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腓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

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角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

幽

成王

周公

七月

鷓鴣

伐柯

言

九罭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丘中有麻

君子于役

采芣

君子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推

葛藟

二雅

文 武 成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 宣 幽

四牡 南陔 常棣

古文六月節南山

皇皇者華 白華 南有嘉魚

雨無正 采芑 正月

伐木 華黍 南山有臺

小旻 車攻 小弁

天保 由庚

小宛 吉日 巧言

采芣 崇丘

民勞 鴻雁 何人斯

出車 由儀

板 庭燎 巷伯

詩大義譜

二

通志堂

言

子云

杖杜

蓼蕭

蕩

沔水谷風

棫樸

湛露

抑

鶴鳴蓼莪

旱麓

彤弓

桑柔

祈父大東

靈臺

菁菁者莪

白駒四月

緜

文王

黃鳥北山

思齊

大明

蕤蕤舞雩

下武

斯干小明

文王有聲

無羊鼓鍾

生民

雲漢楚茨

行葦

崧高信南山

既醉

烝民甫

鳧鷖

韓奕大田

假樂

江漢騶虞

公劉

常武蒙茸

洞酌

桑扈

卷阿

鴛鴦

頰弁

車牽

青蠅

寘翬

魚藻

采芣

通志堂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縣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芘之華

何覃

瞻印

召旻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
 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
 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
 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
 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

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

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

秦陳檜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
 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
 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
 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
 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
 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得以論正予
 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
 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
 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

鄭氏詩譜終

詩本義卷第一

歐陽氏

關雎

論曰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
 之蓋關雎之作本以睢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睢鳩
 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
 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睢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
 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
 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
 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眾宮人爾然則上言
 睢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

四百三
言義
一
印順
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
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
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鳩者甚衆皆不離
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
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為至謂雌雄
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
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
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
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
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
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鍾鼓為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

誦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
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
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
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
祭祀以其有不好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
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
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
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
如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
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

四百一
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
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
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
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
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為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為絺
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栗
留也麥黃椹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
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
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說則與下章意不相

屬可謂衍說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說為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為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
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叢木之間故又
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黃鳥之鳴乃
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
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獲而為絺
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說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
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于采卷耳
此荀卿子之說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

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蠶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頓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觥罰以為樂亦不為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官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為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說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

未甚失然於說為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
嫉妬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眾妾
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
福祿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複前語
甚多乃詩人之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
曰衍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
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眾妾眾妾得附之而並進
於君子后不嫉妒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祿綏
之者眾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
鄭從而解之失也螽斯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
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螽斯多子之蟲也大率
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所比者但取其
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眾多如螽
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
失也振振羣行貌繩繩齊一貌螽斯聚貌皆謂子
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
不遠故不復云

兔置

論曰兔置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

之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
 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
 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為策謀之臣論
 其材智可為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弃而不用使在
 田野張置椽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
 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
 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
 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
 人而已今為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
 別下至兔置之人皆負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

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
 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
 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為敬且布置椽杙何容施敬
 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卻至為楚子反言天下有
 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
 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
 略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趙趙武夫之詩以為
 言如卻至之說則公侯扞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是
 兔置一篇有美有刺卻左皆毛鄭前人其說如此與
 今詩義絕卻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別自有詩亦
 為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

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眾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

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下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意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

四十一
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第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未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今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為國者必有尊卑之別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說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為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為周誅避事之臣茲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二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

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已說汨之不然安得繆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師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師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

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為行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鬪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二

歐陽氏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鳩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鳩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直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鳩鳩爾雅謂之粘鞠而諸家傳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

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驚殞雛而死蓋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為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

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為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案爾雅阜螽謂之螿草蟲謂之負螿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螿其生於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間者曰

四百廿六
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凡蟲鳥皆
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
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
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
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
草蟲嚶嚶然而嗚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
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為戒而守禮
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
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葳采
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

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為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
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
乃是召伯不能聽審爾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
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
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
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
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
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
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

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
 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禮乃是男女爭
 婚之訟爾非訴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
 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文自訴
 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
 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
 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露汗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
 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
 欲侵陵於我迫我興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召
 伯聽訟之明也事獲辯者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

從是也所謂非意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
 乃以味而穿我屋謂鼠無牙不能穿墻矣今乃穴垣
 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
 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標有梅

論曰標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
 首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
 是男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
 化者乃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說禮儀既喪淫風
 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橫見侵陵則男女

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為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禮為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為及時爾今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為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迨其今為急辭以卒章頃筐罌之為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為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

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得也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內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說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標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

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抵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為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且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為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

今人以白茅包麋肉為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吉人之言其意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為說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麋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為物所汙奈何彼女懷

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檉之木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汙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汙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騶虞

論曰

言本義卷二

言本義卷二

高元

以時發矢射犯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
 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為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
 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
 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

詩本義卷二

八

通志堂

三百五
高元
園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爲度謂鑒之
詭形不能度真偽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
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
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
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
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詩曰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
景蓋鑒之於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
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
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
羣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本謂仁人
爲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如鄭氏云德備而
不遇所以愠者則是仁人愠羣小爾以文理考之當
是羣小愠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
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
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朏月削也
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大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眾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眾叛親離者第言人心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為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案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衄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為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弑君之惡自立內興工役外興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闊別不能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

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案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為伋娶齊女奪之是為宣姜學者因附鄭說謂作詩時未為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說胡可為據也據詩墻有茨刺公子頑云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

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鵲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為詩之證至於鳥獸草

四百一
言本義卷二
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繆妄苦匏為物當毛鄭
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繆妄
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
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
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
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
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及
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
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戾
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

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
子之別雖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
士之娶妻猶有禮別宣公會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
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眾
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
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
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
亦深而無舟蓋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為比

詩本義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三

歐陽氏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零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今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旦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

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與相攜手衝風冒雪而去爾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寬徐當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狐兔各有類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攜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靜女

論曰靜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

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意而一篇之內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爾彤管不知為何物如毛鄭之說則是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之赤管也所謂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據詩云靜女其變遺我彤管所謂我者意是靜女以彤管所貽之人也若彤

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家
 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若謂
 詩人假設以為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
 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
 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說懌
 女美鄭既不能為說遂改為說釋以曲就已義改經
 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
 有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供祭祀據詩
 但言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也據序言靜
 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姜淫亂
 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

難於指名以徧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
 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
 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
 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
 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為鳥獸之行衛俗
 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誇
 自道而不知為惡雖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舉靜女猶
 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
 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踟躕
 而不能去又曰彼嬋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

四十七
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
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
為美聊貽美人以為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既簡不知其意如何
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傳釋蘧篠為口柔戚施為面
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蘧篠
不可使俯注謂蘧篠偃人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
侏儒矇瞍噤瘖聵僂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
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既以謂蘧篠戚施並斥衛宣公
據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北風刺其虐政

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
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為大
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
柔而已鄭意自謂蘧篠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
似之故取以為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邪詩人刺其
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邪
不當兼此二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
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安得蘧篠哉一人之身
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殄絕訓釋甚明而
鄭解鮮為善又改殄為腆以曲成已說此尤不可取
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

四百十二
言本義卷三
簡略於義為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遂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絕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淫不避人如鳥獸爾卒章言齊姜本嫁其子反與其父於此臺上共求燕婉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

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為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為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

氏從而附之遂汨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鳥獸
 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
 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
 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
 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
 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
 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
 以意有難明假物見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
 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
 者為內外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
 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

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蒺藜當去懼
 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為說者迂回汨
 亂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羣臣無
 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
 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為闇昧之行考序及詩皆無
 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苟得不知廉恥皆
 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
 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
 儀容止以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

三百十四
言本義卷三
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印順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
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
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
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為賢者也孔孟常不
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
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
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槃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
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
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寬澗居雖狹賢者以為寬
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
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為其男子所
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
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
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且上下
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
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

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鄭以為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此數句為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從知為賢者之辭蓋臆說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為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葚

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愛葚而食之過則為患也兄弟不知啜其笑矣據文本謂不知而笑鄭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為男子誘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荅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

四百卅三
言不義者三
甘簡
為之說常以淇水為比喻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取物比事
既非倫類又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
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爾是所謂
近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說難通也
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
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見荅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喻
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
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漉
漉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
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

倫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
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
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
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二水
之間衛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
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
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
不如也又言淇水漉漉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
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荅而不敢道夫家之
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

四百八
之意爾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為恩澤不行于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苟月還歸者久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為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未為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寬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本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不

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已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為比比所刺美之事爾至於陳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為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為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強為之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

釋以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說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疏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諧又謂積毀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為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巷伯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

四百八
言本義卷三
子嗟者非爲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
史記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
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
莊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
一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公又以爲子嗟之父前世諸
儒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子國爲父則
下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
在理已無若汎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
近人情矣況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
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
況能之未足爲賢矣此詩失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
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
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其來施
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貽我佩
玖謂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
也

詩本義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四

歐陽氏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
 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
 不惟其說迂踈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
 此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為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
 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
 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
 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

三百六六
言不事者曰
一
蒼無能服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
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為三德者
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為附麗爾六經所在
三數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詩三章皆
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為君朝
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
變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
為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

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
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
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
彥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
失其義不知其為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
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
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
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
於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為子者是異國之賓客又

言豫儲珩璜雜佩又言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為賓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徧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為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為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為差失漢興承其訛繆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為何說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

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說與予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為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來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為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

之荆楚者穿鑿之衍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修爾鄭以學子在學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為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為責其忘已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間日遊

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為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說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見而鄭以為不明者蓋遷就己說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為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者子顏色

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說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為奇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為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娛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為衍說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堂者著歲將晚而日月之速宜為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為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

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
 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
 其盛彊為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
 桓叔之彊民皆舍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
 禮義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
 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
 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湍疾洗
 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
 流束薪義同則得之矣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
 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

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
 說亦通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為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
 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為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
 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
 者毛以為幽僻鄭以為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為言
 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為
 一事而鄭分為二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
 用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
 然也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

者知非二事也

本義曰采芩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答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蒹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為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案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

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五

歐陽氏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而。男子穀
 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善明者何其
 迺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郟凶以此原
 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流者遂引春秋
 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
 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
 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
 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

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娑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娑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墀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

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以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曰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一可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

誘掖之也

防有鵠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鵠巢印之有盲荅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鵠巢盲荅邪至於中唐有臂則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為說也

今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

如防之有鵠巢漸積累成之爾如若饒蔓

乎及我也中唐有

非一臂也

積累而

鷓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烹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烹魚至於漑之釜鬻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

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鷦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說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鷦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

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鷦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媾毛鄭訓媾為厚鄭又以遂為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隴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饑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隴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媾媾也馬融謂重媾為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為會大抵媾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為候人執戈役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鶉鷄以澤也俗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沒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鶉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媾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悅人而不勝任用也

鴉鳩

論曰鴉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鴉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鴉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鴉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說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說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為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

在梅在棘彊為之說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鴉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為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然可以外正四國內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鴉鴉

論曰毛鄭於鴉鴉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旨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鴉鴉一篇見於書之金滕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滕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鴉鴉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毀我至毛鄭不然反謂鴉鴉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滕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

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滕為是毛鄭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滕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滕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

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間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

爾雅謂鴟鴞為鸛鳩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鸛鳩為巧婦失之愈遠今鴟多攫鳥子而食鴟鴞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為風雨所漂搖故予維音曉曉者喻于

室不安懼有動搖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

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為說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爾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錄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

明己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啓金滕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滕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滕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

言不事九
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
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
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
亦謂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
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覲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
見之子非難事第籩豆為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
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為
是也爾雅云纒罭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纒罭謂之

罭前儒解罭為囊謂纒罭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
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纒罭當統言
纒罭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
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得矣鴻
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為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
其義且鴻鴈水鳥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
宜則彼鴻鴈者舍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蓋獨
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
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
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袞衣毛
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袞

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疎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惠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衮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鱗鮪大魚反在九罭小罭因斥言周公云我覲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爾言終當

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衮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啓鑰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啓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

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
 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道謂周公
 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
 以遂其繆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蠹尾是矣而謂公
 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
 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繆
 矣然鄭皆釋碩膚為美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
 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
 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蠹其胡退則
 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

體從容進退履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
 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
 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
 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
 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